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馬來羣島科學考察記

(三)

窩 雷 斯 著

呂 金 錄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來羣島科學考察記

(三)

窩雷斯著

呂金錄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二編 的摩爾羣島

第一章 巴里與琅波克（一八五六年六月七月）

在爪哇東邊的巴里和琅波克這兩個島，真是特別有趣。就馬來羣島全部而論，只有這兩個島至今還保存着印度的宗教。這兩個島是東半球動物學上兩大分部的兩個極點，因為牠們在外觀上和地勢上雖然這樣相似，而在天產物上卻大不相同。我既在婆羅洲麻刺甲新嘉坡各處度過兩年，方纔循着往馬加撒的航程上順便去遊歷一番。假使我能夠從新嘉坡直接往馬加撒去，我大概決計不會有這一番的遊歷。那末，我在東方全部旅行所獲種種重要的發現，就不免有幾種要遺漏了。

我乘坐一隻中國商人的雙桅船，船名日本薔薇（Kembang Djepoon），船員都是日本人，船長是英國人。我們從新嘉坡開船以後，過了二十天，在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三日，拋錨於巴里北岸伯勒林（Bileling）的一個危險的泊船所。我和船長及中國押貨客一同上岸以後，立刻看見一

幅新奇有趣的景象。我們先往中國「邦達」(Bandar)——即高等商人——的屋裏去，看到一大批土人都穿的好衣服，並且身邊都有「馬來短劍」(kris)，露出象牙的或黃金的大劍柄，或美麗的漆成木紋而加以磨光的木柄。

中國人已經拋棄他們本國的服裝，採取馬來的格式，和島上的馬來人簡直難以區別——這就是馬來種和蒙古種密切相近的一種表示。在屋旁芒果樹的濃蔭底下，有若干女商人賣着棉貨；因為此地的婦女都替丈夫做買賣，做工——這一種風俗是回教的馬來人絕對沒有的。茶、果、餠餅和糖果送到我們面前，問了我們許多問題，問及我們的業務和新嘉坡的商業狀況，過後我們就去散步，把本村流覽一回。村中很是荒涼淒寂；一條條的狹巷夾在高泥牆中間，泥牆包圍了竹舍，我們走入幾家竹舍，都受和善的接待。

我們留在此地兩天。我在這兩天內走到附近一帶去捕昆蟲，射鳥，並視察地面的豐瘠。我不免又驚又喜；因為我往爪哇遊歷還要再遲幾年，所以我跨出歐洲以後還不曾看到這樣美麗的、鬱關的地域。一片略微有些波浪形的平原，從海岸伸展到內地大約有十哩或十二哩，有一帶優美的山

阜鑲着邊緣，阜上或有樹木，或已墾種。點綴各方的房屋和村莊，都被椰子棕櫚，羅望子，和別些果樹的密林標誌出來；介在這些密林中間伸張着蔥鬱的稻田，採用一種精良的灌溉方法，這種方法即在歐洲也引爲誇傲的。全地面隨着地形的高下劃成大小不等的田區，大的面積，有許多英畝 (acres)，小的卻只有幾「方桿」 (perch)；每一田區各自成爲平面，而比四周的幾個田區卻高出或低下幾吋或幾呎。這些田區都可以任意灌水或排水，利用着許多的溝渠或小河，把山上流下的河流一概導入這些河渠來。田上現在都長着早晚不等的作物，有的已經可以收割，這些作物都很茂盛，作鮮豔的綠色。

小巷和大路的兩旁往往蔓生多刺的仙人掌與無葉的大戟屬，但這一帶地方既已墾闢到這種程度，故除海岸以外，已無多大空隙可以留下原生的植物。我們看見爪哇牛的許多馴養的佳種，或受半裸體的童子驅策着，或在草地上拴着。這些馴牛魁偉而美麗，全身作淡棕色，但四肢卻是白色，後部也有顯異的卵形一塊的白色。據說山上仍有同種的野牛發現。在這樣墾闢的地方，我在博物學上本不期望做出多大的事業，並且我又不曾明知這個地點對於動物分布的解釋上有何等

的重要，以致此後絕無所遇的若干種標本，我都不曾留意採集。其中有一種是頭部作燦爛的黃色的「織巢鳥」(weaver bird)，牠們在海岸近旁的若干樹木上，建築了用打數計算的瓶狀巢。牠們就是 (Ploceus hypoxanthus) 爲爪哇的土產；而此地剛好是牠們向東擴張的邊界。我射下一隻「鵲鵲畫眉」(wagtail-bush)，一隻金鶯，和幾隻歐掠鳥，（都有標本保存，）都是爪哇所發現的種，內中有幾種又是爪哇特有的種。我獲得若干美蝶，全身的白地上有豐富的黑斑和橙斑，在村巷中最爲繁夥。其中有一新種，我叫牠做 (Pieris tamar)。

離開伯勒林以後，兩天舒服的航程送我們到琅波克島上的安帕喃 (Ampanam) 來，我留在此地等候船隻要渡往馬加撒去。我們欣賞巴里和琅波克學生的火山美景，這兩處火山大約各有八千呎高，在太陽上山與下山時顯出壯麗的風景，那時牠們從山脚四周的雲霧中聳峙而上，山脚的雲霧射出千變萬化的色彩，真是熱帶上白天最有趣的時間。

安帕喃的港灣——即泊船所——很是寬廣，在本季內既可遮護流行的東南風，故平鋪如湖。火山性的黑沙岸很是峻峭，時時受重浪的衝擊，在春潮發生的時期，海浪尤爲厲害，以致船隻往往

不能停泊而闖出許多重大的意外事件。在我們拋錨的地方，離岸大約有四分之一哩。我們看不見有什麼波浪，但稍爲近岸一些就有波浪出現，並且依次增高得很快，一下子就成爲巨浪，顛簸而往，均勻相間的衝撞岸上，發聲如雷。有時候，在安靜中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波浪隨着洶涌起來，那狂暴的力量竟把一切拖在岸上不夠高的小船打做碎片，並且攆走若干疏忽的土人。這種猛浪大約總有幾分是起原於南方大洋的狂濤，及穿過琅波克海峽的急流。這些急流出沒無常，以致在港灣內預備下錨的船隻，有時忽然被掃而去，退入海峽裏面，過了十四天還不能駛回港灣來！又有水手們所叫做『捲浪』（“ripples”）的在海峽內也很厲害：海水逐漸的沸騰，起泡，而且跳躍起來，好像瀑布底下的急瀨；船隻受其衝蕩，簡直無法可施，那些小船往往因此在青天白日之下，竟遭沒頂之患。

我一切箱篋和我自己既然平安地渡過這種猛浪以後，方才放下心來，而土人看了這種猛浪，卻懷着幾分得意，說是『他們的大海常常是飢餓的，要吞沒一切牠能捕捉的東西。』我承卡忒先生（Mr. Carter）殷勤的接待，——他是英國人，是一個「邦達」，就是港灣上有執照的商人，

——在我停留的期間，他款待我，並且極力幫助我。他的住宅，棧房，和營業部同在一個圍場內，四周圍着一重高籬笆，屋宇一概用竹造成，屋頂用草蓋成，這竹和草是惟一可用的建築材料。而且這種材料現在也很缺乏，因為在幾個月以前，有一次大火曾在一二點鐘內焚燬了全城的房屋，所以恢復全城的需要極其浩大。

第二天我去訪問 S 先生，他也是一個商人，住在相離七哩左右的地方，我帶有好幾封給我介紹的信。卡忒先生好意的借我一匹馬，有一個住在安帕喃多年的荷蘭青年自願做着嚮導，和我同去。我們最初穿過幾處城郭，沿着一條介在泥牆中間的壁直的大路，以及介在高樹中間的優美的樹蔭路而行；隨後走過許多稻田，灌溉的情形和我從前在伯勒林所看見的恰好相同；後來走過近海有草的沙地，間或沿着海岸而行。S 先生殷勤地接待我，他在住宅內騰出房子給我居住，說是鄰近一帶也許有合用的採集地。我們吃過一早的早餐以後，隨帶鳥鎗和昆蟲網，出門搜尋。我們來到幾個低阜，看去好像最是合用，但一連走過若干濕澤，沙灘，——沙灘上叢生着粗糙的篩草——草地，和墾殖地，卻找不到許多的鳥類或昆蟲。我們在路上看見路旁有一二副人類的骸骨，連同衣服，

枕席和蒟醬匣圍在一小圈籬笆內，這種人在生前不是被刺，就是伏法。我們回到家中，看見一個巴里頭目和一班手下人剛來看訪S先生。品位較高的那些人坐在椅上，其餘的都蹲踞在地板上。那頭目傲然要求了啤酒和白蘭地，與手下人一同喝酒，他們對於啤酒一項顯然是出於好奇心，因為這種酒似乎對他們很不合味，但他們喝白蘭地倒很起勁。

我回到安帕喃以後，專在鄰近一帶射擊鳥類，射了幾天。舉行會市的樹蔭路的兩旁，有許多優美的無花果樹，樹上棲有濃橙色的美麗的金鶯（原註學名：*Oriolus broderipii*），是本島及附近的松巴窪佛羅勒斯諸島的特產。在全城四周，古怪的〔*Tropidorhynchus timoriensis*〕極其豐富，與澳大利亞的「僧鳥」相近。土人叫牠們做『揆赤揆赤』（“*Quaich-quaich*”）因為那高強奇特的叫聲，似乎用各種各樣頗為入耳的音調複述了上面這幾個字。

我們每天看見許多男孩沿着大路，傍着籬笆和溝渠，用黏鳥膠捕捉蜻蜓。他們持着一條小棒，棒上幾條細極的尖頭都塗有許多膠質，只要稍微一碰就把蜻蜓捉來，他們把蜻蜓的翅膀扯去，拋入一隻小籃內。田稻開花的時候，蜻蜓非常的多，故在頃刻之間可捉幾千隻。這種蜻蜓放在油內和

葱頭小蝦一同煎了起來，有時單用蜻蜓煎起來，被土人認作一種大珍饈。在婆羅洲西里伯及其他許多島上，蝴蝶和黃蜂的幼蟲或者取來生吃，或者和蜻蜓一樣的煎熟吃。在摩鹿加羣島上，棕櫚甲蟲（palm-beetle 原註：米象屬）的蟬蟥常被攜往市場，盛在竹管內，賣作食品；又有許多種有角的「扁鬚甲蟲」（Lamellicorn beetle），略微在餘燼上炙了一回就拿來吃。因此，昆蟲的特別豐富，對於這些島上的居民很有用處。

在此地鳥類既然不多，並且屢次聽說港灣南端的拉布安特靈（Labuan Tring）有大片未墾的地面，鳥、鹿和野豬都很多，故我決意帶同兩個傭人往那裏去，那兩個傭人就是婆羅洲來的馬來童子阿理和慣剝鳥皮的麻刺甲葡萄牙人麥紐爾（Manuel）。我僱了一隻本地的小船載運我們和我們小量的行李，沿岸一天的划槳拉絳就送我們到目的地來。

我帶有一封往訪一個安波衣拿的馬來人的介紹信，借得他住宅的一部分用來住宿做工。他的名字是『印契道德』（“Inchi Daud”）——即大衛先生（Mr. David）——待人很有禮貌；不過他的供應自有限制，他只能騰出接待室的一部分給我。這是全所竹舍的前一部分，（用一具大

約六級的梯走上來，梯級相隔很闊）可以瞭望港灣的美景。我立即從事各種可能的擺布，然後開始工作。四周一帶優美而新奇，許多陡峻的火山阜包藏了許多平坦的豁谷，或曠朗的平原。阜上掩蓋着竹、灌木和多刺樹木等類的矮林，平原上點綴着幾百株高大的棕櫚樹，又有許多處有茂盛的灌木林。鳥類繁夥而有趣。我到現在方纔初次看見許多澳洲的形態，這許多形態都是本島以西的諸島所沒有的。細小的白鸚很是豐富，牠們高聲的叫啼，顯現的白色和美黃色的鳥冠是本地風景上一種重要的特色。此地就是地球上發現本科鳥類極西的所在。（*Ptilotis*）屬的幾種蜜雀，以及奇異的營塚鳥（原註學名：*Megapodius gouldii*），也是旅行者在向東旅程上初次所遇到的鳥類。而營塚鳥更可注意。

營塚鳥科這一小科的鳥類，發現於澳大利亞及其四周諸島，而遠伸於斐律賓羣島及婆羅洲西北部。這些鳥類和鶉雞相似，但絕不孵卵，卻和鶉雞及其他鳥類不同。牠們把所產的卵埋在沙土或垃圾內，由太陽或發酵所生的熱度來孵化。牠們的顯異處在於很大的腳和彎曲的長爪，原來〔*Megapodius*〕這一屬大半都把一切垃圾、枯葉、棒條、土、石、枯木等等搔爬一處，造成大塚，往往有

六呎高，十二呎闊，在大塚的中心埋着牠們的卵。土人看了這些大塚的情形，能夠斷定塚內是否有卵；他們盡力搜尋這些鳥卵，因為這些紅棕色的鳥卵（和鵲的卵一樣大）被他們認作一種大珍饈。據說，這些營塚鳥往往協力造塚，同在一處產卵，故有時在一個塚內可以找到四五十顆卵。在濃密的叢林內到處可以看見這些大塚，在那些不明來歷的外來人看來，以為這種隱僻的地方，為何堆積着這樣整車整車的垃圾，真是莫名其妙；他們即使向土人探問一番，得了這些垃圾堆統由鳥類堆成的答語，還是疑信參半。在琅波克所看到的種類大約和小牝雞一樣大小，全身由暗橄欖色和棕色相雜而成，是一種雜食的鳥類，吞咽墮地的水果，蚯蚓，蜈蚣之類，但牠的肉倘若煮得相宜，倒是潔白而有香味。

綠色的大鴿，肉味更美，且更繁殖。這些美麗的鴿比我們最大的馴鴿都要大些，成羣的棲在棕櫚樹上，棕櫚樹在目前都叢生着大串的果實，——圓形的堅果，大約有一吋的直徑，包以一層乾燥的綠皮，含有小部分的果醬。就這種大鴿的口喙和頭部看來，似乎絕對不能吞咽那種大果，也不能從大果內取得什麼養料；但我所射下的大鴿往往在藤囊內都有幾顆棕櫚果；當大鴿落在地上時，

牠的膝囊通常都要迸裂。我在此地獲得八種魚狗，內中有一種很美麗的新種，谷爾德先生 (Mr. Gould) 給牠取名「林棲鳩」(*Halcyon fulgidus*)。這種魚狗常棲在離水很遠的叢林內，似乎以地上的蝸牛和昆蟲爲食物，在地上啄食這些小動物的狀態，和澳大利亞的笑鳩相同。還有一種美麗細小的紫橙兩色的種（原註學名：*Ceyx rufidorsa*），也棲在相似的地點；牠敏捷的飛射過去，彷彿是火燄一般。我在此地又初次遇到美麗的澳大利亞的蜂虎（原註學名：*Merops ornatus*）。這種雅緻的小鳥棲在曠地的小樹上，向四周認真的張望，時時飛射出去，捉牠所看見飛近的昆蟲，而回到原樹上吞咽下去。牠的尖長的曲喙，尾上兩枝狹長的毛羽，全身美麗的綠羽雜以頸上鮮豔的棕色，黑色，和藍色，真是博物學家初次所看見的一種最優雅且最有趣的東西。

但在琅波克一切鳥類當中爲我所最留意搜尋的卻是美麗的地棲畫眉（原註學名：*Pitta concinna*），我每逢捕得一隻，總自覺十分可幸。這些畫眉僅在叢林密集的乾燥平原內方可找得，這種平原在本季內到處覆有濃厚的枯葉。牠們很是怕人，我們要想打中一鎗非常爲難，我經過多次試驗以後，方纔發現了一個方法。牠們慣在地面上跳東跳西，啄食昆蟲，稍有驚動立即鑽入濃密

的叢林內，或者貼近地面帶飛而逃。牠們相間的發出雙音調的特別叫聲，容易爲我們所辨認，並且牠們在枯葉中間跳躍而過的脚步聲，也是歷歷可聞。因此，我所採用的方法就是沿着各處狹徑小心地行走，每逢聽到畫眉來近的聲息，就不聲不響的站住，間或發出一種輕微的嘯聲，極力摹仿那畫眉的音調。這樣等候了半小時以後，我往往看見那美麗的畫眉在叢林內跳躍而過。我也許一時又看不見牠，後來我舉鎗預備鳴放的時候，也許再看見牠一眼，把牠捕獲。牠上部是濃厚的嫩綠色，頭部是黑玉色，每一隻眼上各有一條藍棕兩色的條紋，尾根上和兩肩上有許多條燦爛的銀藍帶，下部是精緻的淺黃色，而有一條濃厚的深紅帶，這一條帶在肚腹上以黑色鑲邊。美麗的草綠色的家鴿，細小的紫黑兩色的「啄花鳥」(flower-pecker)，巨大的黑色鳴鳩，金屬色的「得龍哥」(king-crow 即普通的 drongo)，金色的金鶯，及優美的莽叢鶉雞——我們所有各種家禽的原始種——都是我在拉布安特靈所留意到的主要鳥類。

莽叢的大特色在於多刺：灌木有刺，蔓草有刺，連竹也有刺。各種植物統是參差屈曲的生長着，而且糾纏一處，所以攜鎗，或網，或眼鏡，要想穿過這種莽叢，都是辦不到的，至於捕捉昆蟲更不消說。

了。這種莽叢就是那畫眉慣藏的地點，因此，我們射死畫眉以後，要想取牠又是一件難事，倘若沒有戳傷皮肉，扯破衣服的代價，簡直不能奪得這個獎品。乾燥的火山性土壤和乾燥的氣候，好像適合於這種短矮多刺的植物，因為土人都切實的對我說，這些植物和松巴窪的多刺植物相比簡直要等於零，那松巴窪的地面至今還覆蓋着火山的灰燼，這些灰燼都在四十年前爲吞波魯（Tomboro）的大爆發所噴射出來。再就無刺的灌木喬木而論，最豐富的就是夾竹桃科，那各色各樣的二裂果往往具有誘惑的外觀，到處懸在路旁，彷彿引誘那些不知毒性的疲勞的旅行者來送死一般。其中有一種特別有了金橙色的輝煌光滑的果皮，在外觀上足以匹敵那「西方金蘋果園」（Hesperides）的金蘋果，對於許多鳥類——上自白色的白鸚，下至黃色微小的繡眼兒——都具有大吸引力，這些鳥類飽啖了這種果實破裂時所披露的深紅色種子。行李椰子（Corypha）的一種大棕櫚——土人叫牠做「加蓬」（Gubbong）——是這些平原上最顯異的特色，一共有好幾千株，可以分作三類——有的生葉，有的開花結果，有的枯萎。高聳的圓柱莖，大約有一百呎高，二三呎的直徑；樹葉碩大而作扇形；一面開花，一面就要落葉；在全部生存期內只開一次樹梢。

的穗形花，結成大簇綠色光滑的圓形果，大約有一吋的直徑。果實成熟脫落以後，樹身就要枯萎，再過一二年方纔倒下。就中生葉的樹比開花結果的樹多的許多，而枯樹只是疏散的點綴於其間。有果實的樹就是上面說過的那些綠色大食果鴿的聚集處。但整羣的獼猴（爪哇猴）往往也佔據樹上，撒下一陣陣的果實，一遇驚擾，就要喧譁叫啼，而在枯葉中間逃走的時候，也發出偌大的樹葉聲；同時羣鴿的叫聲也隆隆震耳，好像野獸的咆哮。

我在此地的採集工作，感受異常的困難。一間小小的房子既要用作餐室，臥室，工場，又要用作儲藏室，解剖室；房內沒有櫥架，桌椅；螞蟻羣集於各處，狗，貓，和家禽可以隨意進來。再則這一間房子又是東家的接待室，我必須顧到東家和來賓的便利。我的主要家具只有一隻箱子，被我用作餐桌，用作剝鳥皮時的坐位，又用作剝下待乾的鳥類的收藏器。爲求避免螞蟻起見，我們費了若干手續，借得一條舊凳，把四隻凳腳插入盛水的椰子殼內，以免除那些妨害物。而這一隻箱和這一條凳就是我們安置物品的惟一處所，並且通常都被兩隻昆蟲箱和一百左右待乾的鳥皮所填塞着。所以這一層是容易推想得到的：每逢龐大的或異常的動物採集了來，『放到那裏去？』這個問題倒是

無從解答況且一切動物的質料若要完全弄乾總需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都要發出一種不快的氣味，格外可以引誘螞蟻，蒼蠅，狗，鼠，貓，和別些惹厭的動物，我們必須加以特別的小心和時常的監視；無奈在上述情形之下，又是無從下手。

大家讀到這裏，對於這一層的原因總可以明瞭了幾分，就是以有限的工具從事考察的一個博物學家——像我自己一般——所做的事業，總比大家或他自己所期望的要減少了許多。把許多鳥獸的骨骼和爬蟲類魚類保存在酒精裏面，且把大動物的毛皮，奇特的水果，木材，和最古怪的製造品，商品，也保存起來：自然是有趣的事情。但處在上述情形之下，要把這些東西加到我自己所特別嗜好的採集品上面去，卻是不可能的。在小舟上旅行的時候既有同樣的或且更多的困難，而在旱路上旅行的時候，這些困難也不能減少。因此，我只得把採集的標本絕對限制到自己所能時常照料的若干羣動物，以便自己費盡辛苦所獲的東西不致喪失或腐敗。

麥紐爾在下午坐下剝烏皮的時候，他的周圍往往有一小羣馬來人和薩薩克人（Sasaks）琅波克土人見呼的名稱。）他往往帶着教師的神氣，對他們談論種種事情，他們欣然側耳傾聽。他